

聊齋志異原稿研究

楊仁愷 著

聊齋志異原稿研究

楊仁愷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8年 沈阳

聊齋志異原稿研究

楊仁愷 著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 沈阳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1號
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

787×1092 1/32 7 1/4印張·3插頁·117,000字·印數：1—6,000 1958年2月第1版
1958年2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0090·229 定價(9)1.10元



蒲松齡象
(清 朱湘麟繪)

前言

这本小册子是由四篇短文和一个校讐表合編而成的。

我从事「聊齋志异」原稿的探究工作，是从一九五一年春夏之交开始的。首先从校讐工作入手，用的是前东北圖書館（辽宁省圖書館）皮藏的乾隆年間刊行的「青柯亭」刻本。我为什么要先从校讐工作入手呢？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原稿与刻本之間究竟有多大的差异，具体事例表现在哪几个方面。校讐工作前后持續了三个月之久，大約在那年的秋初才大体告一段落。但是，校讐工作的特点，有如秋風之扫落叶，我始終不敢相信初校的成果未必能差强人意。直到一九五七年夏天，这本小册子行將編印之前，我又下定决心，抽出時間，重新校讐了一次，为数二十来万字的原稿，是在第一次校讐的基础上进行的。虽然如此，难免还有遺漏、訛誤之处，当有待于繼續补正。

我所以特別注意「聊齋志異」原稿的校讐工作，也許直接、間接受了前人在這方面遺留下來的余風所影響。但是，這絕對不同于胡適之流，把考証出前人文獻上的一個錯字，夸大为等于天文学家發現了一顆恒星那么重要的荒謬說法。作為研究的基础和手段，先从校讐入手，想必還是一條可以試行的途徑吧。

由於从校讐中知道了原稿和刻本的許多異同之點，掌握了一些具體材料，從而對原稿的認識更加有所幫助。自然，這一認識的過程，是从校讐和比較中逐漸巩固起來的。

記得是一九五四年的冬天，听到了有关原稿的一些傳聞，說它不过是一种旧抄本而已！这个傳聞不能不使我大吃一惊。因為在我一向把它認為是「聊齋志異」原稿的，突然被大家当作是旧抄本，心情的沉重是可想而知。當時我这样想过：是不是我原来所作的判斷出了差錯呢？这个疑問开始在我的腦海里縈繞着，最后我仍然否定了腦子里的疑問，結果促使我着手撰寫「談『聊齋志異』原稿」一文，發表在一九五五年「新建設」雜誌十月號上。今略加補充，編入本書中。我寫這篇稿子的動機在於通過有关方面的一些材料，來論証它不是旧抄本，肯定它應該是作者的原稿，不但是原稿，而且已經是最

后加以整理过的清稿本——定稿！事情十分凑巧，近年来由于蒲氏有关詩文原稿的陸續發現，証實了「聊齋志異」原稿的可靠性已經不可動搖了。

由于考証原稿而涉及到作者的思想意識，應該說是从考証工作走入研究工作的必然之路。从校讐的角度出發，我逐漸認識到「聊齋志異」作者具有一定的進步思想。這不是我毫無根據的推測，而且還从反面的材料中得到了啓示。正因为我肯定了作者的民族意識，受到藍翎同志的批判。自从在一文学遺產」九十一期發表了他的「『聊齋志異』的『民族思想』在哪里？」（以下簡稱「藍文」）一文以後，古典文學界對之尚未展開任何討論。很久以後，一九五六年九月号的「人民文學」上，有伍郢同志寫的「关于『民族意識論』」的一篇短文，對「藍文」的論點予以反駁，因為是短文的緣故，當然不可能舉出更多的材料和充分的論証來。我一直是主張「聊齋志異」的作者具有民族意識的，既為「藍文」所指責，我就根據他所提出各點，撰成反批評的文章，就是編入這本小冊子里面的「『聊齋志異』的『民族思想』在哪里？一文的商榷」這一篇。本着黨歷次指示的关于正確研究學術問題的精神，應該進行熱烈的自由討論，我的論點是否對頭，請各方面予以批評。

「『聊齋志異』原稿與『青柯亭』刻本校讐記略」一篇，是我繼「談『聊齋志異』原稿」之後寫成的。這次編入時內容多少有些改動，大體上能從它那里看出原稿的概貌。如果把它和書後所附的校讐表對照參閱，或許對讀者多少有點用處。

至於編入這本小冊子的最後一篇「關於『聊齋志異』原稿影印本『出版說明』的几点考察」，是根據文學古籍刊行社發行的原稿影印本「出版說明」的一些問題而提出的，雖說是針對「出版說明」立論，同時，它更涉及到原稿的各个方面，與書中的其他各篇有着密切的聯繫。正因為它們彼此之間有如此關係，所以在引用材料時間或有兩三處出現重複的地方，為了使問題說得透些，我沒有堅決把它刪掉，想必會得到讀者諒解的。

以上就是我怎樣編寫這本小冊子的大概過程。

對研究我國古典文學來說，我還沒有具備起碼的知識，也可以說是徹頭徹尾的門外漢。自己很明白這一點，光是從愛好這一方面出發，當然是遠遠不夠的。我深悔在這方面沒有付出更大的勞動，成品質量不能達到讀者的要求，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但是，可以告慰讀者的，聽說今天有不少專家正在從事「聊齋志異」及其原稿的深入研究工

作，一俟他們的宏篇巨制問世之後，將有助於改進并充實这本小冊子的質量，这个希望想必是能够實現的。

寫到此處，我想起了对「聊齋志異」原稿的發現和保护上有着卓越功績的党和人民政府中的几位負責同志，他們就是前中共辽东省委書記高揚同志、前辽东省文化局長謝力鳴同志和前中共西丰县委書記刘伯濤同志。要是沒有党和人民政府所历次頒行的文物保护政策、法令和这些同志对人民事業的無限忠誠，对祖国文化遺產的充分重視，「聊齋志異」原稿上半部今天是否还能流傳人間，实在是一件未敢逆料的事情！

不久前，一小撮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借帮助党整風为幌子，竟誣蔑「共产党不要文化」，「共产党员破坏文物」……事实果真是这样嗎？「聊齋志異」原稿上半部得以保存下来，不正是共产党的功劳嗎！此外，如在抗战期中，山西赵城珍藏的金代刻印的大部佛經，不正是共产党不惜牺牲战士的生命从敌人的魔掌中夺取回来的嗎！……

这本小冊子是在全国人民一致声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高潮中抽出時間編写出来的。正如前面所說，質量确实是很低的。但是，它却可以作为一件顛扑不破的鐵証，用以击碎右派分子惡毒無耻的謠言。不难設想，如果沒有党的領導，就不可能貫徹文物保

护政策，而「聊齋志異」原稿的發現，想必是不可能的；即是發現了，能够得到國家對它這樣重視，珍藏起來，并影印推廣，供大家研究、閱讀，也是辦不到的。過去，胡適之流不是把「紅樓夢」的「脂硯齋本」當作私有的秘笈，據為已有的嗎？事實最是無情的，右派分子的謊言在事實面前被徹底揭穿了！

蒲松齡象

目次

前言·····	一—六
談「聊齋志異」原稿·····	一
「聊齋志異」原稿與「青柯亭」刻本校讐記略·····	二九
「『聊齋志異』的『民族思想』在哪里？」一文商榷·····	六五
關於「聊齋志異」原稿影印本「出版說明」的幾點考察·····	八三
「聊齋志異」原稿與「青柯亭」刻本校讐表·····	九五

談「聊齋志異」原稿

蒲氏家藏「聊齋志異」稿本上半部，于一九五一年春歸前東北文化部文物處，經過重新裝裱後，撥交前東北圖書館收藏。一九五二年送交中央文化部。現由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成書，已經與廣大讀者見面。這是一件值得珍視的工作。

現在就原稿影印本發行之時，借稿本中所提供的一些內容，并就它的書法風格、抄寫過程、流傳經過等方面，試加分析。自然，本文的撰寫，不是為考據而考據，而是為了今天正在從事研究和閱讀「聊齋志異」的專家和讀者，提供出一些材料，使我們能夠很好地去閱讀它，從而更清楚地研究「聊齋志異」一書，在我國古典文學作品中的真正價值，不致為後世刻本中的許多刪改與漏刻而轉移視綫。正如周揚同志在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召開的紅樓夢研究座談會發言中所說：「我們並不是一般的反對考據工

作，相反，我們需要真正科學的考証工作。關於作者的時代生平、創作過程以至作品中文字真偽的考証，都是需要的。但這種考據工作只是研究工作的基礎，而不是目的……」（「光明日報」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第六版）因此，筆者希望這篇短文所提出的一些問題，能够得到專家們的指教。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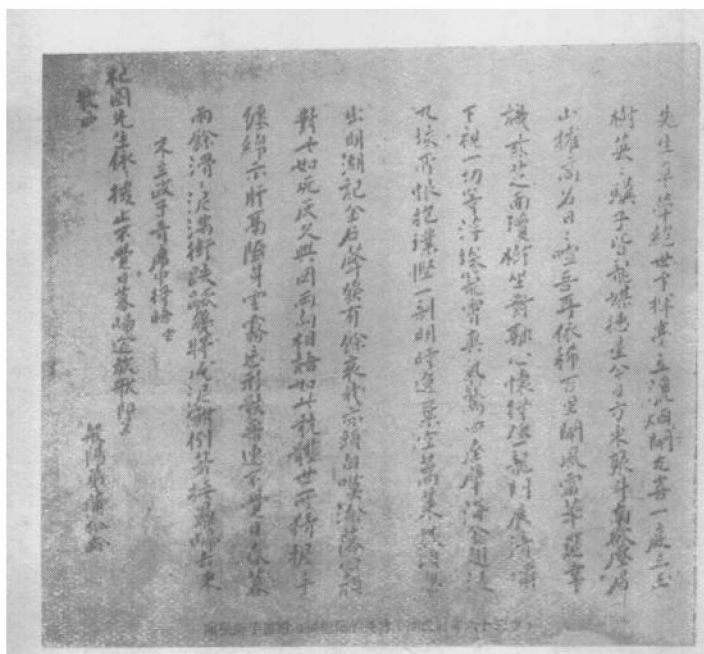
蒲松齡所撰「聊齋志異」一書，起初用他的稿本供人傳抄。在作者死（一七一五）後五十餘年，始有湖北王氏的刻本（一七六五）問世；隨後第二年（一七六六）又有浙江趙氏刻本，即所謂「青柯亭」本。此後，刻本逐漸多起來，就是「青柯亭」刻本也還刊行兩種以上。（參見「文學遺產」一六九期叶余「關於『聊齋志異』的第一次刻本」。）在未刊行成書前的數十年中，「聊齋志異」只是凭着抄本流傳的，蒲氏孫立德在乾隆五年（一七四〇）所撰寫的「聊齋志異」跋文中，有稿本「初亦藏于家，無力梓行。近乃人競傳寫，遠邇借求」的話，足見當時傳抄的不在少數了。

二、三百年來，抄本零散，有如晨星寥落。今日可能知道的一些抄本，惟成都劉氏所藏雍、乾間閩人黃炎熙的抄本（原為十二卷，現缺二卷）；北京圖書館所藏的乾隆抄

本；再就是蒲氏九世孙文珊所曾藏过的半部稿本而已。至于乾隆时余历亭、王約軒的分
类抄本，以及它所根据的曾氏抄本，还有郑荔蘂、济南朱氏抄本等，只是見之記載，沒
有很好地流傳下来。

可是，流傳中却早有了抄本与原稿之分的問題。黄炎熙本与北京圖書館的抄本既已
标明为抄本，当然不能視為原稿；郑荔蘂抄本，乾隆时赵起杲曾定为原稿；而俞樾「春
在堂隨筆」却有「不知誰是留仙真迹」問題的提出。究竟原稿何在？从来就成了一个
謎。由于「聊齋志異」原稿上半部和蒲松齡画像的發現，画像上并有蒲松齡的題字，从
这个題字和原稿本中的字迹对照，进一步証明这部原稿本确是手稿。此外，如青島市張
公制老先生捐給山东文管会的蒲氏「古風」長詩手迹（現藏山东博物館，參見照片一），
是他六十三岁时——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写作的。再就是「农桑經」殘卷（藏辽
宁省圖書館），也是蒲氏晚年的手稿。前后所發現的蒲氏字迹，都是一个風格，可以肯
定出自蒲氏一人手笔。因此，过去所存在过的一些問題，現在已得到解决了。

一九五一年的春天，笔者有机会与「聊齋志異」的稿本保持过兩三个月的接触，进
行了一番不很細密的校讐工作。后来又从各方面参考了有关的文献、資料。这里，我把



照片一

旧有的一些材料，重新加以整理，并参照别的有关例証，进行分析、推断，認為蒲氏家藏的上半部稿本，不仅是作者蒲松齡的原稿，而且是他最后的清稿本，也就是「聊齋志異」的定稿。

甲 从校讐中看稿本与刻本（青柯亭本）在内容上的差異

（一）不避名諱：稿本中不避雍正胤禛的名諱。如「罗刹海市」（原稿影印本卷二第二

十篇、刻本卷六第十五篇）稿本第七十六、七行「还君体胤」一語，刻本第一〇七行却改为「还君体嗣」；稿本中也有不避乾隆弘曆的名諱的。如稿本「五通」（原稿影印本卷四第二十九篇、刻本卷四第五篇）的「赵弘」，刻本作「邵弧」；「画壁」（原稿影印本卷六、第六篇、刻本卷一第三篇）稿本第二行「弘敏」，刻本改为「宏敏」；「辛十四娘」（原稿影印本卷二第四十二篇、刻本卷五第四篇）稿本第四十八行「漫檢曆以待之」，刻本改为「漫涓吉以待之」。

（二）人名的刪改：「捉狐」（原稿影印本卷一第九篇、刻本卷十五第四十四篇）稿本中的「孙翁」，刻本作「弧翁」；「五段大夫」（原稿影印本卷二第十二篇、刻本卷十四第十九篇）稿本后有「畢載积先生志」一語，刻本刪；「蹇償債」（原稿影印本卷二第四十六篇、刻本卷十二第三十五篇）稿本「乡人王倬佣居……」，刻本作「乡人某」。最明显的是：在原稿影印本卷四第二十一篇「賈泰雉」（刻本卷十第一篇）中，賈杲之名，与「青柯亭」本刻書人赵起杲犯一「杲」字，刻本通篇改「杲」为「果」。

（三）刻本文字的刪削和漏刻：所謂刪削，是付梓人有意識的行为，它与漏刻的情形完全不同。漏刻可能是稿本原来抄漏，或刻版前写版人的無心遺誤，均能造成漏刻

的后果。如以「綠衣女」（原稿影印本卷三第二十三篇、刻本卷八第八篇）为例：

稿本：「于相公勤讀哉。因念深山何處得女子？方疑思間，女已推扉笑入曰：

勤讀哉。于惊起視之……」

刻本：「于相公勤讀哉。于惊起視之……」

稿本与刻本相对照，中間漏刻二十三字。这是由于原来依据的抄本有漏抄处，或者是刻版繕写时漏写。其原因在于有上下兩处「勤讀哉」的緣故，不能認為是付梓人有意識的刪削。至于「何仙」（原稿影印本卷四第十三篇、刻本卷十五第二十五篇）稿本最后「异史氏曰：幕中多此輩客，無怪京都丑妇巷中，至夕無閑牀也。嗚呼……」（下殘）一大段文字，却不見于刻本，但不能說它是漏刻。我們有充分理由判断它是付梓人有意为之。值得特別提及的，如「仇大娘」、「王成」、「促織」等篇，作者通过这些故事，貫串着眞摯的民族意識，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这中間極关重要的章句，也同样遭到刪削和篡改。

一、「仇大娘」（原稿影印本卷四第二十五篇、刻本卷五第七篇）稿本五十九行起至六十行原文：「魏（名）又見絕，嫉妬益深。恨無瑕之可蹈，乃引旗下逃人誣祿（仇